

第十卷
第十卷
第十卷

歌合

第十卷

錢期

王霸

祭

第十卷

任光

李忠

萬倫

邳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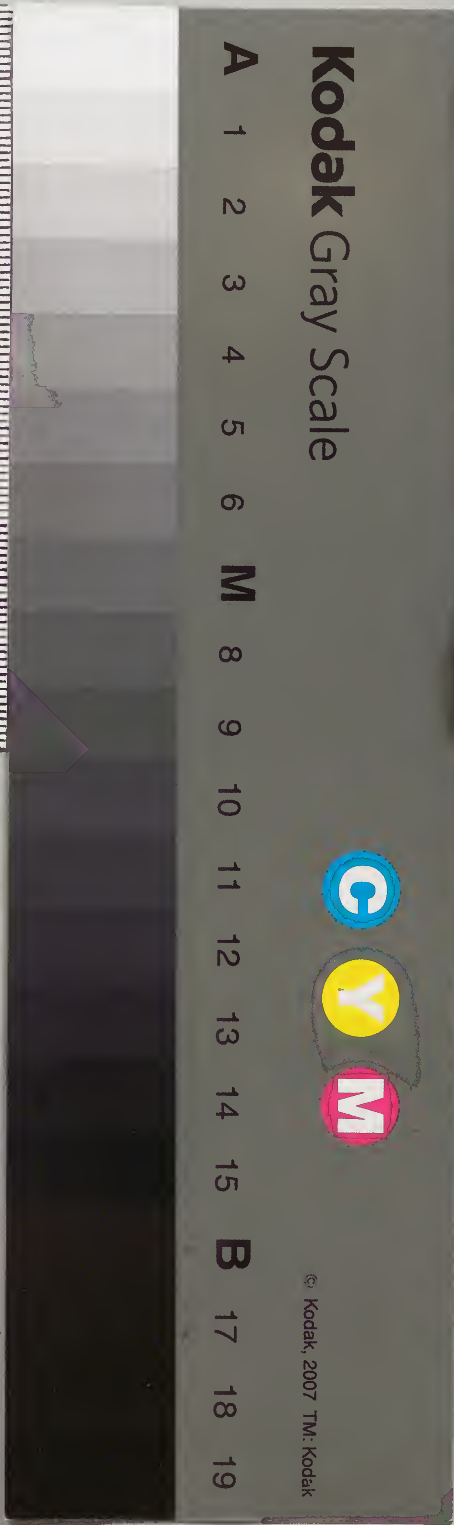
劉植

漢書

漢書門類
一四六〇號
六一六〇號
六〇册

內閣文庫
漢書
一四六〇號
六一六〇號
六〇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0
冊數	60 (22)
函號	280 2



耿弇列傳第九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 恭

秉弟 變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弇

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

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密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

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性淨

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

之辭不肯見為後為朔調連率郡曰朔調守

後漢書九

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崧書曰弇少學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

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尉試騎士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

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

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

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莽年二十一乃辭

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

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奔

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

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子與弊賊

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

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

突騎以麟為合之衆麟轆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

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反也倉包不從

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廬奴乃馳北上

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放曰案百官志云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

門下史知此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

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太意哉因數

召見如恩

續漢書曰弁還檄與況陳上功
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

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弁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弁曰今

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

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

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

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

薊中亂續漢書曰弁歸主人食未已薊中
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避絕

相與與上相失以馬光武遂南馳官屬

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各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

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匹步兵千人弁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

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

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

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閒凡二十二縣遂

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

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止謁光

武見奔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
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
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
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
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
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為桓以為援助
光武以龔斧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永
乃得復郡時五枝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
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

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

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

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

部時光武居邯鄲官晝卧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

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奔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更

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擅命天子之

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

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

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恭朝又銅
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
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覓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
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
城天府弁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以義征
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
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
精兵以集其大計劉放曰案光武大說續漢

曰元武初見弁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新
命曰大主良厚弁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
陳事上曰乃拜弁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
我戲卿耳列十郡兵弁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
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太槍五幡
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
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築也賊亦
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

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各並在此

也幽州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

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

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

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

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各屬右北平

垠故城在今平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各屬右

州西南南垠音銀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

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奔為建威大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

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

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

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以從岑奔與岑

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獲其將

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

道走東陽奔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

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許其意

乃許之四年詔余進攻漁陽余以父據上谷
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目疑不
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
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而疑而欲
求徵且與王常共生涿郡勉思方略況聞余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
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各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隃麋今隃麋州研陽縣東南隃音隃乃
命余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
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各屬

山國堯丹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各故城在今易州易

縣東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屬涿郡名驍

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分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

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

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

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崧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又居其請

行在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

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

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曲

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

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

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

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齊州別於太山鍾城列

營數十以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

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

縣東弁進兵先登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

填塞阮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

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

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

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

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

攻具者欲誘致也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

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中

者曰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

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

悉眾亡歸張步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

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刺使

其牙監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

州臨淄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

十里會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

名焉居二城之間會視西安城小而堅且

盛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

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

期夜半會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

攻西安會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

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

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

下賴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
奔臨淄并兵合勢觀入虛實吾深入敵地後
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
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
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
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
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余況力之長子又皆
疲勞足何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

漢師重異等兵重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

東將攻奔素松書曰奔上書曰臣據臨淄深

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

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步首可獲上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

是其計也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

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水環齊地記曰

小城內有漢景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

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牙都即齊王宮視

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
 知者至暮罷奔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
 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
 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
 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且及昏復大
 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壟皆滿奔知步困將
 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人定
 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

水名在魯巨野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九十里僵尸相屬

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
 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齊水北兵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
 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
 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其基也
 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
 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
 齊既破

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
鄴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表
詔高帝詔鄴商曰橫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
即至敢動者族之

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
即隆之父也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

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常以為落落難
定彭寵取張豐平中張步等

谷落落猶
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因復追步步

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笏

鑽於軍門鑽鑽也示必死
鑽音竹林反弁傳步詣行在

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
弁九平城

陽東郡高密膠東萊北海齊
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步兵各以

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皆

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

祝阿餘
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

顛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

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

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層

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兼興數自

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弁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
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
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以烈侯奉朝請每有
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
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
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各
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
中良率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
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

授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後曹
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
緒官至河東太守
也牟平侯舒率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
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
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以妃為甘園大貴
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劉
放力日
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
監左右騎不令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
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
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選

賜帝諱位至侍中安帝崩閹太后以寶等阿

附壁俸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

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放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

陽亭侯承為羽林中即將其後貴人薨大將

軍梁異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異怒風有

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國於獲數年異推

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

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各雖

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耿弇決策

河北劉放曰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

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將

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

急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軍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

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

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

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屬宗

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

韃日逐主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

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

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

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

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

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

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萬世有安寧

之策也

○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

帝從其

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道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伐焉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劉攽曰案致當作置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散

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即後

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主道遠
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主
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
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
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
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
而固司馬蘓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
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
女涅陽公
王明帝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
姊也

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
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
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
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
足降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跪也秉將以誼固其前王亦
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
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
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
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

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竇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奔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

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

血黎即黎字古通用也長子冲嗣及竇憲敗

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

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

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

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見羣謀起兵誅操不

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懼禍滅者衆

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

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

騎都尉明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

斬車字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

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

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

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

夔栗邑侯栗邑縣各屬左馮翊故城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

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

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寶憲敗夔亦免官查

爵士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

太守元興元年朔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師

末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

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

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

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

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

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

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鮮卑馬多
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
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
數侵陵何奴中即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
下獄以減死論答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
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
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各屬代郡故城在今雲
南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夔與幽列刺史龐
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後漢書

卷九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
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
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
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
尉乃以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
師後王城廷也今延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柳中今
列蒲昌縣城是也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
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
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
元封

後漢書

卷九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菴昆
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衛數百人贈送甚盛
蓋後宣帝賜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
以博具也

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
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
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
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
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
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

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䟽勒城傍
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
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
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汁而飲之
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廣利代中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
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劍士且勿飲先和

泥塗城并

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

者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

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

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

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

困乃煮鐵營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

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

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

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于

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

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

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

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

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

死難之臣誠冷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

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

裁各數千

一謂關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

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
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
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
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
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接發張掖酒
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
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
師前王居
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
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

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漢
記曰

車師太子
比持等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

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
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
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
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
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
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
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

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

至玉門玉門關各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

至敦煌明即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

槁中即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

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

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

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

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

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

鮑昱奏恭節過稱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

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

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餘九人

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

五官中郎將據東觀齋牛酒釋服奪情不明

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

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

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

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

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

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肯在

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

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

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六

於防忿恭薦竇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

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

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音廣

日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殺詔拜溥子宏

畢並為郎畢字季遇順帝初為烏桓校尉或

為適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

詣遼東降自後類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

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

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

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

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蘓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

漢蓋蘓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

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

蘇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後覽

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

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

生而取昔曹子執節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

義也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

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

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相如申威

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

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有十世左傳

汭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

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有之以勸能者也而蘓君恩不及嗣恭亦

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史記曰

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

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

營請問趙殿醜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

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

自守北虜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

遠道也

泉飛夜

後漢書列傳第九 張王鮪校正

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

范曄 後漢書二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况潁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

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

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

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

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

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隸僕掌蹕官中

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趣與蹕同

衆皆披靡披靡反及

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

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

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

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

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橐肥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

今恒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橐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

真定國累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

見音五反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

額攝幘復戰

攝猶正也。劉放曰案幘為馬扇汗期彼創中額則具幘字

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

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

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

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

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

遂前趨邪

唯天子得稱警蹕

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

陽博平

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

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

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

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

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遂破

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

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

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又魏郡太

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

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

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

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

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

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或以

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

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

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

賊之樂即任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

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
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
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
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武帝
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頓首車前曰臣聞
期於殿門故日期門也期願陛下微行數出
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
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日期疾病
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
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

字也上帝親臨襁飲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

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

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徙封丹葛陵侯

葛陵縣各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

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

祖父為父為郡決曹掾漢舊儀決曹霸亦少

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

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
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
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
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
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
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案功曹有
更耳不當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
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

獨留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即起光武在朝
即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
擊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獻獻
音弋支反獻音踰或音由霸慚據而還慙亦
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
從者皆恐及至葦泚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
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
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
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

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堅護也未畢數
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
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
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
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
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
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
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
衣以欵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劉放曰案此文
脫衣可言以欵

之躬親不宜
復有以字

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

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官俊

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
屬汝南郡

在
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

東討周建於垂惠中將五校兵四千餘人

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

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

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

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

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
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二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接賊必乘勝輕進捕
虜無救其戰有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
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
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
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
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
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

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日
擊也霸曰不然蘓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
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
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
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
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勒
安八年屯由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
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

大將軍朱祐破虜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
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
軍遇兩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
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
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明
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
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詡將兵為諸軍鋒
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
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

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

尹由於崞繁峙不剋崞及繁峙皆縣各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

崞山焉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各屬沛郡左傳

日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

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

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

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温水漕

水經注曰温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

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

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

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

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臨淮郡

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

軹縣屬江夏郡軹音大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

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

祭音側界反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

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毋負土起墳

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

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

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

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

武乃賞之賞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

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

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
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
大將軍景丹建議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
常騎都尉王梁臧官等入箕關箕關解在
鄧禹傳南
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
相華聚也弩中遵
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
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
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
郡今伊瀾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攻

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

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
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

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

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

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分終於杜衍破

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
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太守張

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

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种驍

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

曹孟宏執豐降說文曰宏音上初豐好方術
 有道士言豐富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
 肘云石中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
 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
 天歎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
 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
 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
 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
 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种虎牙大將軍蓋延

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

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

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

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

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為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

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

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

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

至新關及諸將到與颯戰並敗引退下隴乃
 詔遵軍并取余軍添征西大將軍馮異軍相
 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
 挫隗颯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
 隴及颯破帝東歸過沂幸遵營勞饗士卒作
 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各前書曰是時
 千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李或作及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
 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颯
 吳漢耿种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
 時遵出

謂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卻復爛
 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
 度忠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
 不遺力今送練千匹以賜吏士九年春卒
 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
 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綺布被夫人裳不
 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絲及卒愍悼之尤甚遵
 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
 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
 日上還
幸城門關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
 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
 上官太后親臨

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

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廢而復興絕而復續數百者謂以百數之

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劉放曰

光舉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穎賜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

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

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

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卓高古者

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歛太歛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
死以報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
其上也

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城上取隴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

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制御士心不越法

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

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

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

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取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

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

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脰脩五寸口

徑二寸半容斗五分壺中續小豆焉為其矢

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

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

也漢少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
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

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敘眾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軍陳送葬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衣甲甲陳送葬甲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

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階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懷慚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竒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令

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獍
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等
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
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
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
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負三百斤弓虜
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走出
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
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
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匈奴終也三虜謂
鮮卑及赤
山烏桓山烏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
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
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劾彤曰審欲

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
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
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
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
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
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
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
賞功責列郡不能禁○劉放曰案彤乃率屬
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

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龍音ハ之彤之威聲
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
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
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
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
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大傳

日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
親是非奔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
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
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
邪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
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
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
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
下獄免彤性沉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
數自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
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

日

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
之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
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
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
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
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
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

後漢書

名穢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

之倫不能過也

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軍軍技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

將軍使在賈往穰苴與約曰早日日中會於

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

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備海政移獷俗音久永反

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徼外人謂

徼何等也符驗也為徼何請還自効以驗內

屬之信數級謂徼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

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

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也告過

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音所景反

惜哉畏法之敝也畏法備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庫河祭遵好禮臨我雅

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

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終 王師道 校正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任光傳

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

愛初為鄉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

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

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

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

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

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
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
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曹阮况五官掾
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
郎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請府自光光斬之於市以徇
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
自勦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
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
無援故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舞萬歲即時

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
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
刀子都兵中如何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
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
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
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
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
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
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

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

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與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

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

夜即降旬白之閒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

邯鄲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

名會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

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會自稱都

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閒眾至二十餘

萬更始立會遣使降拜會東萊郡太守今萊州

劉放曰案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所詡濟南太守皆行

大將軍事是歲會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

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乃子都者

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

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

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立縣

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

荏平荏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荏音仕疑反遂渡河入

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萬建武元年世

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

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

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

嗣後阮况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

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

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

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虎

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

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

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

兼之至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

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

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沉正見重

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

內外朝臣莫不震懼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

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

心舉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

正也執識不移語在袁安傳求元四年薨子
回邪也隱避也

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

陽侯西陽縣各屬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

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

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

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亦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

劉放曰定高密侯案文侯當忠元始中以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

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屬長也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

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

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鮮所佩綬以帶忠

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綺解支小單衣鞮而

上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

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

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

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

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

進圍鉅鹿未下王即遣將攻

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

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

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

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入手中殺其弟何

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

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

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

敢內顧宗親世祖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

兵於道散降王即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

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

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

光歸郡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

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

北縣西

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

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

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王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
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
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
飲酒之義主人拜迎
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三讓而後升
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
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
民於州序也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舉田增多三
歲閒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
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中觀記曰徵請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

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

永平二年坐純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

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
今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
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
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

堅鐔俱擊南陽未剋而病卒于軍子普嗣徙

封法氏侯法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法谷水故以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法音

胡消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翼州

信都親卒無子國除末初七年鄧太后紹封

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末建元

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玄

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

初為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

以彤為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

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

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

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

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

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

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

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

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

比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警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

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公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秉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即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

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

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

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

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

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

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

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八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耶

形之延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
白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

郭右，右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

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園，即郭右所居之

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揚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那

鄆，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

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

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舊縣西北。喜卒，

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潁陽侯。潁陽，縣名，屬

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

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名，屬東郡，在武水之南。卒

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

平尹莽改定陶國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

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

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

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

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

見因說軼曰大主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遭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

王拔猶平也拔音步未反期音其

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

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

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兢兢自危猶懼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沛

然若有餘何休注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

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

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

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

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

其舊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

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廬友言王郎所

我反之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老

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

木謂棺也者病者恐死故載拜純為前將軍

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封耿鄉侯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

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

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

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

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

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

純引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

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

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

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鄙世祖止傳舍

部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主即將李惲純先
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
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
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如兩
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
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閒行傳著
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
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且與諸將俱

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
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
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
故城在今恒州靈壽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
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僿焉
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官懷官河內縣帝問
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
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楊復造

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

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癭欲以感眾與縣曼賊交

通

編曼縣各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建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

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

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

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緡

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

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

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

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

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

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

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
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
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
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
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
四歲時發千長有罪純察奏圍守之奏未下
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
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
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曾爲軍吏

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

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合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

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

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今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

純爲東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

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

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弟死問病民愛敬

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

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

地東郡舊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

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

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

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

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

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

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

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

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

忠辭語相連トスニ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

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

弟騰續漢書云封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委佗還旅二

守焉依委音於危反委佗音移行貌也旅衆

為信都太守邳彤為中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

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成功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終 王師道校正

卷之十一

武備

武備者國之保障也。古者以射為教，以武為貴。周禮大司馬辨九教之法，射為首。漢書禮書曰：武備之設，所以禁暴戾，禦寇讎。唐書禮志曰：武備之設，所以禁暴戾，禦寇讎。宋書禮志曰：武備之設，所以禁暴戾，禦寇讎。明書禮志曰：武備之設，所以禁暴戾，禦寇讎。清書禮志曰：武備之設，所以禁暴戾，禦寇讎。

